

齐老汉去城里看完孙子，到车站去坐城乡公交准备回去，在等车时，看到汽车站门口有一家彩票投注站，想起前不久在村里听年轻后生们议论，哪儿哪儿出了千万的大奖，大奖得主全副武装领奖的事情，心想真有这么好的事情？花两块钱买注彩票，就真能中上千万？太疯狂了！

齐老汉那个镇上就有一家彩票投注站，村子里去那里买彩票的人不少，齐老汉去镇里的时候，无数次从彩票投注站的门前经过，却从未想过进去买一注碰碰运气。但今天，他突发奇想也想买一注彩票。

齐老汉想疯狂一把。

对于齐老汉来说，他能自己亲自买张彩票玩玩，就够疯狂的了，拿两块钱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，疯狂不?!

有首歌怎么唱的？齐老汉不会唱，但街上哪儿都在放这首歌，听得次数多了，他听懂了里面的一句歌词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……

这句歌词一向老老实交、小心翼翼的齐老汉来说，还是挺震撼的。用孩儿他娘的话说，他就是窝窝囊囊

。

·凡尘一瞥

分居

郭 远

立秋之后，天气渐凉，我心情挺好，清晨散步，图懒省事，在街上吃了一碗压面，回到家中，闲来无事，就把废纸箱、旧报刊、各类塑料瓶和一合不能使用的洗衣机机壳捣到一块，等待收废品的人来了，把它都给卖了，免得占地点。

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听到院子里有“收废品”的吆喝声，我匆忙走出屋子，高声喊道：“这有废品卖。”

“好嘞。”收废品的答应道。

来到我跟前的是位收废品的老汉，瘦高个，头发稀少，脸膛黑黑的，身子略佝偻，额头上溢出了汗珠，他用毛巾擦了把汗，放下拉着的架子车，恭敬地问道：“你卖废品？”

“对。”我边回答边询问所买废品每斤的价格，听到老汉的答复，觉得划算，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

趁老汉分类整理废品的时候，我问道：“你老尊姓？今年高寿？是哪里人？”

“咱姓马，69了，是本地的农民。”老汉低着头忙着手里的活说道。

“那你不能让老伴来帮你一把，你也少累点，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身子骨能受了吗？”我关切地说。

“不提不生气，”老汉把称好的纸箱码在架车上，取下车把上挂得水杯，猛喝了口水凉白开，然后接着说道，“我这辈子养育了二个儿子一个闺女。”

“这是你老的福气，高兴还来不及，干嘛还有气呢？”我打断老汉的话，不解地问道。

“闺女泼出的水，是人家的人，可两个儿子，一个拖家带口在上海打工，一个在县城和媳妇做生意，小孩还上学。”老汉把水杯挂回车上，表情显得很无奈地说道，“老伴没办法，撇下俺，到上海帮大儿子烧锅做饭洗衣服，照顾孙女；俺呢，就留下来，给小儿子干些家务，接送孙子上下学，抽空出去收些废品，挣几个零花钱，省得光孩子们要，闹出不愉快的事情来。”

“不去不行吗？搞的两口子老了还分居两地，牛郎织女每年七夕鹊桥还相会呢。”我试探地说道。

“不去，可就捅了蚂蜂窝了。”老汉惊恐地说。

“有那么严重!？”我说道。

“如果不如愿，儿子、儿媳要闹离婚，做老的没别的选择，就按孩子们的意思办吧，成家难毁家易呀！”老汉委屈求全，自我解脱地说：“分居就分居吧，都老夫老妻的，也没啥，为了孩子和睦的家庭，再苦再累值了。”

“唉，做父母的难啊!。”我感叹道。

老汉把废品捆绑得当，付了钱，背转身子，用手揉了揉热乎乎的眼睛，拉起架子车，扭头轻声对我说道：“俺和老伴分居快有二年了。”

我望着老汉渐远的身影，仿佛能听见他两行热泪落地的声响，这时，到觉得咱俩是“同病相怜”，因为，我的孩子也在外地工作，爱妻与我分居也一年有余了。

·心香一瓣

母亲终于学会了用微信

黄廷付

放假的时候，小妹回老家给母亲买了一个智能手机，还注册了一个微信，微信名也是小妹给起的:晚霞在奔跑。

小妹建了个微信群，把母亲和我们几兄妹都拉进群里。母亲对智能手机不熟悉，只会简单的操作。她只听我们说话，偶尔发个语音，却一个字都没说，我们发信息问，过了很久，也不见回音，只好打电话给母亲，母亲说她还在学习呢，这比锄地难多了，真是活到老要学到老啊!

有一天晚上，刚吃过晚饭，微信突然响了，妻拿过手机一看是微信有视频聊天的窗口，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，撇着嘴，酸酸地说：“你现在业务挺忙啊，都发笑到家里了。”

我看着妻的脸色变了，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不过我还是陪着笑脸问：“谁这么晚还视频聊天啊？”

妻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扔，“自己看。”

我一看手机，乐了。拉着转身要走的妻子，点开手机，高兴地叫了一声：“妈!”妻看到画面上熟悉的老太太，脸上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了。原来母亲在二叔家，听二婶说用无线网视频不用花钱，她想看看大孙子。妻赶紧拿着手机跑到儿子的房间，儿子喊了一声“奶奶”，让老太太心花怒放。妻嗔怪地说：“你怎么不告诉我妈妈的微信网名是晚霞在奔跑呢？”我听了哈哈大笑。

前段时间，我看同事都开通微信运动，每天在群里炫耀自己走的步数，我也开通了。没想到，运动排名里还有母亲呢，我在心里感叹:老太太真是学得挺快啊，每天都走六七千步呢，偶尔有一天一万多步的，一问，就是上街去了。

突然有一天，午饭时，我照例打开微信运动，却发现母亲的步数还不足一百。我赶紧打电话给母亲，却没人接听。我又打电话让二婶去我家看看。二婶回来说是母亲不在家，门锁着呢，她趴在窗口看母亲的手机在桌子上。后来问隔壁三奶奶，三奶奶说母亲一大早骑三轮车去看外婆了。

晚上，母亲回来后看到好几个未接电话，赶紧到群里，发了一个微笑，我们几兄妹又开始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起来。儿女的担心，因为这一个笑脸符号，而放了下来。

·世间万象

疯狂一把

尚庆海

过了一辈子。他想改变自己在孩儿他娘心目中的形象，今天就疯狂一把，让孩儿他娘对他刮目相看。

齐老汉环顾一下四周，没有认识的人。齐老汉被自己逗乐了，这又不是在村头，怎么那么轻易遇到认识的人？齐老汉平常走路都是悠悠悠的，今天向彩票投注站去的时候，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去的，虽然不过十多米的距离。毕竟一大把年纪了，跑起来颇得厉害，遭到身边不少人侧目。搁在往常，有人对他侧目，他一定会尽快修正自己的行为，但今天不同，齐老汉就是要想“疯狂一把”，谁愿侧目谁就侧目吧，旁人对你的侧目，是对你即将上演的“疯狂”吹响了冲锋的号角。

进了投注站，齐老汉看啥都稀奇。

他有点激动地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钱，递给投注站的中年男子，说：“俺买张彩票。”中年男子看了一眼齐老汉，问：“七星彩？大乐透？”齐老汉一听，有点发懵，犹豫了一下，说:“都中。”中年男子说:“那就大乐透吧，报号。”齐老汉又懵了，“还挂号？”中年男子看出齐老汉是第一次，就说:“那机选吧？”齐老汉说:“俺也不懂，恁卖给俺一张就中。”

齐老汉眼睁睁看着眼前的那台机器自己吐出了一张彩票，感觉太神奇了。他把还带点热乎劲儿的彩票翻来翻去，看了又看，之后，小心翼翼地装进贴身口袋，立马感觉到口袋里沉甸甸的。那张彩票一贴近齐老汉的心脏，心瞬间扑通扑通跳得厉害，魔力也忒大了，有种第一次和孩儿他娘牵手的感觉。这样的感觉还有过一次，

就是和孩儿他娘入洞房的那个晚上。呀！这就是疯狂的感觉？自己还是毛头小伙子时就有过的感觉?！不过自打人完洞房，生活就仿佛又时时刻刻浸泡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几十年了，再也没有过那种感觉了，现在，自己做梦似的，突然又找回那种感觉!

出来投注站的门，齐老汉知道自己得悠着点，那种感觉让他的头有点晕乎。他慢悠悠地进了汽车站的大门，感觉整个身心轻盈了许多，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二三十岁的样子。

齐老汉坐在回家的客车上，隔一会用手摸摸贴身口袋里的彩票，隔一会用手摸摸贴身口袋里的彩票，每隔一次，心就扑通扑通跳一次，虽不如前两次那般强烈，但感觉依然很好。齐老汉想，这辈子俺也算疯狂过三五次的人了，值了！回到家里，把彩票给孩儿他娘，让她也感受一下，也“疯狂”一把，温习温习当年的那种感觉，美妙着呢！看她还敢不敢说他窝囊！嘿嘿。

齐老汉对自己的这次“疯狂”举动非常满意，感觉自己是一路抱着大奖回家的。



走过岁月

张旭摄

·人生百味

等待，不失为美好

邹娟娟

有些错过，失去就让它消逝吧。总有些美好，会在不经意间来临。

窗外的雨潺潺，校园的浅水塘在小脚丫下，踩出阵阵小水花。春雨，在风的推动下浩浩荡荡，比夏雨缠绵，一下就是一整天。雨点滴滴答答，敲击在橡胶操场上。操场吸足了水，走在上面噗嗤噗嗤响，雨点坠落，惊起白色珠沫无数，寒冷的气息也一点一点侵袭而来。大家都裹紧衣角，眯眼疾走。这样的天，顶适合蜗居，适合阅读，适合眯目，适合邀三两知己侃大山。总之，静谧的氛围要，喧闹的越过此境者亦可。

天色渐暗，校门外的人愈聚愈多，水色的路变得紧凑，一边的长桥和红绿灯旁的店铺前，满是字排开的车。汽车臃肿，能占桥身小半宽窄，电动车趁机来来往往。像无数个分裂的江湖，大小派别齐聚一堂，细沙般的雨水在移动的人群中，堵得密密的。

天上的云低矮密集，把地面的空间压得逼仄。雨，不重复白星的美丽姿态，淋漓不尽，塞在角角落落，塞出路人的满腹牢骚。“这天真是够了，什么时候能不下？”“是啊，前面都不通了。”“哎！今天接孩子比谁都早，结果赶上这堵车！”……此起彼伏的叹息和抱怨。雨，不管不顾，继续飘洒。

穿鲜绿色制服的铁骑来了，人群中的骚动平息了片刻。他们的手势一板一眼，指挥着车辆的走向。长桥向下的路口尤其堵，两个铁骑

老王是我们这个城市里一个70来岁的老头儿，人很普通，面色肃穆，衣着大多深色发旧，眉骨凸起，有几根长眉毛誓不要休地窜出来向外生长，头发花白，远远望去如撒满了霜。

老王，是城里从前的一缕月光，他在城市里有一书屋，2万多册书是他大半辈子藏购的久远年代的各类书籍。在媒体记者的报道中，老王的书屋是一个旧时光陈列馆。让我们去看老王的书屋里有些啥，民国年代的教本，抗战时期的报纸，中国古典小说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世界名著，某个老先生自费出版的古诗诗词集，一个退休老奶奶戴着老花镜用毛笔书写的家谱，一本发黄的《罗米欧与朱丽叶》被摩挲得起皱卷边……

老王而今在书屋里低价出售这些旧书，有各路淘书者挑挑拣拣的购买，也有城市里的民工，东张西望中来到老王屋子里，靠在堆满旧书的墙边简单打个盹。每当目送着淘书者离去，老王就要目送着他们消失在视野尽头，老王感叹说，他在这里等着有缘人的光顾，为的是让书的寿命，在他们那里能够更长寿一些。

老王的书屋，这样一个在废纸堆里顽强生长寂寞蔓延的角落，是城市里一块寂静绿洲。偶尔凝望一眼，会有一层薄薄青苔浅浅

·生活感悟

彩虹

疏泽民

什么时候它就架在东方的天空，我并不知道。

那天黄昏，骤雨初歇。站在客厅阳台上，透过落地窗玻璃，首先看到的是被夕阳照得白亮的高楼外墙，如露天电影的巨幅幕布；高楼的顶端是乌青的天空，鸟儿在高楼间飞翔，在乌青里剪影。

顺着鸟儿飞行的轨迹，忽然看到东方的天空，不知什么时候飞架起一道彩虹，如巨型拱桥，如半截玉桥，如倒扣的半圆透明玻璃碗，从外到内，赤橙黄绿青蓝紫依次铺陈，十分绚丽。尤其是彩虹南侧的一只虹脚，从红到紫，格外耀眼，像荧光棒，点亮了我的眼。

从北到南，彩虹穿越整座城市，飞架在楼丛上空，飞架在我的视野里，两只脚落在郊外大地上，而拱顶竟撑到夏天九十点太阳的位置——这是我看到的最大、最完整的彩虹。

哇！好漂亮，我的遥远的彩虹！

在我看来，这架彩虹仿佛是我的，它带着遥远的乡村气息，带着我童年的气息，飞架到我居住的城市，等候我透过阳台玻璃引领。

彩虹是乡村的常客，尤其是夏天的雨后黄昏。在山坡上放牛，在稻床上捉蜻蜓，在村口看火烧云，不经意间就看到彩虹，有时半圆，有时是小半圆弧，甚至一小截七彩光弧，顺着光弧的轨迹搜寻，会看到更小的一截，如碎裂的玉镯，隐在云层的缝隙里，或鲜明或暗淡，贴在高空，给人无限遐想。

我曾多次做过彩虹的梦，或者说，彩虹曾多次悄无声息地走进我梦里。荒郊野外，矮山黛绿，草地葱茏，雨歇云浓，一拱彩虹架在相距甚远的两座山包上，我独自一人，有时是和不知姓啥名谁的另一个人，赤着脚，“啪哒啪哒”地走在湿漉漉的草地里，向着彩虹的方向一路飞驰。那个梦，在脑海里萦绕了很长时间。后来在文友风筝的朋友圈里，

·往事随想

童年漫记

朱东铎

我的童年是伴着山村、田野、小溪度过的。

春耕的时候，看着大人一手牵着牛绳，一手扶着铁犁，嘴里吆喝着，黑油油的泥土就像浪花一样一排排翻卷着，心里跃跃欲试，及至自己牵起牛绳扶着铁犁时，才知道不管是水牛还是铁犁，根本不听使唤，寸步难行，只能跟在驾驭着大水牛犁田、耙田的大人后头，踩着滋滋冒泡的烂泥，捉土狗、捕田鸡，也曾插过秧，只是不要说倒行着插，就是直行，插下的秧苗的行距间距也不成行。最熟练把控的要算脱粒机了，随大人一起有节奏地上下踩着踏板，抱一捆金闪闪的稻穗放在翻飞的滚轴上，金灿灿的谷粒便“飞花洒玉般洒落在斗箱里。

大人们总是嫌我们碍事，让我们去捡捡田间的稻穗，往往，捡着捡着，小伙伴们就在夕阳下开始游戏，不是在田野间追逐嬉闹，就是在稻穗垛上翻筋斗，或者用稻穗垛围成两个堡垒，用泥团把稻穗连秆拔起做炸弹，双方就炮弹纷飞打起来。直至暮色四合，炊烟袅袅，我们才吹着用稻穗秆做成的响笛，满嘴清香地走在田埂上……

居住的公社大院里有一口古井，是大院住户生活饮用水源。上小学前，我就学会了用竹竿或绳子绑着水桶从水井里打水。皎洁的月光下，妈妈与邻居常在水井旁边搓洗衣服谈论家常，旁边不远，一棵茁壮的白兰树在夜风中沙沙摇曳，树下一张水泥乒乓球桌，我们或站在桌上摘那些触手可及的白兰花，或躺在凉凉的石板上，嗅着幽幽的兰花香，在哗哗的水声伴奏下，听母亲讲故事，在灿烂的星河里找寻着北斗星、启

我看到与梦中似曾相识的图景，极富禅意和诗意，便将图片下载保存。我不知道，那是不是我正在努力寻找的诗和远方。

而现在，生活在城市逼仄的楼丛“火柴盒”里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仰望天空，没有看到彩虹了。

我有些激动，掏出手机，拍摄一段视频，发到朋友圈。

却不曾想到，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彩虹，有的架在山坡上，有的架在屋顶上，有的架在操场上，而更多的，架在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远方，一样的半圆，一样的七彩，一样的绚丽，一样的惊叹，一样的诗和远方。

“哇，我的彩虹！”故乡的朋友在朋友圈发动态，我有些意外，又有些嫉妒。背景是长江岸边，那彩虹就成了斜跨长江的一座拱形大桥。彩虹明明在我这儿，怎么会跑到你那儿去了呢？你我相距，有好几百里啊。

——什么你的我的，我的不就是你的，你的不就是我的么？朋友圈里有人纠正。

想想也是。仰望天空，我们拥有同一轮红日，同一轮圆月，同一片星空。而我看到的彩虹，也是你看到的彩虹。同在天穹下，多么幸运，我们拥有共同的彩虹。

再次仰望天空，竟然发现了双重彩虹。在刚才看到的半圆外面，又有一段彩虹的弧线，彩虹里套着彩虹，色彩有些暗淡，与青灰色天幕融在一起，不容易被发现。

双重彩虹，是不是双重幸运呢？我盯着它，盯了很久很久。

今天的彩虹真给面子，展演了二十分钟，还没有消散，而朋友圈里，早已被彩虹霸了屏。

多么有趣的彩虹啊，它提醒我们暂时放下手机，抬起头，仰望被忽略太久的天空。

。

。

明星、牵牛星和织女星；或是玩萤火虫和蝗虫，有时也帮爸妈打水、扭扭衣服，井台的围墙外就是田野，蛙鸣虫声唱着着我们的欢声笑语。

古井的附近有一块芭蕉园，其中有一棵高约两米的无花果树。发现圆圆的青青的无花果挂在枝头时，我们就用“石头、剪刀、布”决定果子的归属，然后天天守候着、等待着瓜熟蒂落。捉迷藏时，芭蕉园是一个躲藏的好地方。芭蕉园里的飞蛾，芭蕉的花蕾、宽大的蕉叶和一簇簇的香蕉都曾带给我们无比的快乐。

夏日的午后，我们常到芭蕉园里挖蚯蚓，然后到小河里钓鱼。小河边有几棵石榴树，树身探临河面，我们常攀折石榴树的枝条，做成树叶帽，戴着钓鱼或玩打仗的游戏。玩累了，便跳进小河里游泳嬉戏，从水里鱼跃比赛着摘石榴。

小河边还生长着不少的蓖麻，八角形的叶子，布满针刺的外壳，光滑圆润的内核，都成为我们坐在河石坝上把玩和讨论的内容，蓖麻子榨出来的油怎么会成为飞机的润滑油？要是恰好有一架飞机在蓝天掠过，我们的争论会更激烈，更浮想联翩。

夏天河涨的河边看渔人撒网捕鱼，看他们把活蹦乱跳的鱼儿放进系在腰际的鱼篓。有时候，我们还会跑到小伙伴家里的菜地挖番薯、摘黄瓜，把番薯叶茎一小截一小截地折断，每截之间会有一条条的丝线连接着，像一串串的手链、项链，我们耳朵上、脖子上挂着这些“项链”，捧着番薯、青瓜来到小河边，清洗后生嚼，清脆、爽甜……

每一次，屋里收藏的书报，都成为他首先要搬运的宝贝。我去他宅上拜访，满满一屋旧书老报，感觉一股股浓烈的旧时光味道扑鼻而来。

一张安卧在郑先生老宅里的老报纸上，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，一个穿西装的男子，目光深沉，正在海船上看一张报纸。那就是郑先生的爷爷，在滚滚浪潮中从新加坡回国了，因为他看到发行到新加坡的华文报纸上，有救国的呼声响入云霄。

我陪同一位老者去城郊外一处废弃的院子，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一家著名报纸的报馆，一些当年如雷贯耳的人，就在那里进进出出。那时，报社还被称为报馆。可惜，除了几面斑驳的土墙，啥也没有了。留下的，只有我对当年老报纸的一点想象：灯火摇曳，报人们彻夜不眠，如接生婆守候初生婴儿的到来，当他们凝视着一沓沓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，晨曦擦亮了天幕，他们疲惫的面容，也被瞬间照亮。当年报纸，成为一份留存历史的草稿，在那些故纸里，也有着一些人沉重的呼吸声穿越迢迢时光而来，均匀地响起在怀旧者的耳畔。

故纸，从岁月的封面上缓缓褪下，却在看不见的封底，成为永远的怀念。故纸，是袅袅乡愁里漫天飞舞的一页。

·岁月留痕

老报纸

李 晓

覆盖灵魂里的温润蔓延。

去年冬天，我去一家档案馆，看到了几张民国时期的老报纸。掀开报纸，粉尘呛鼻，故纸味扑面而来。纸张已泛黄，变得薄脆，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。那报纸的刊名，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，望着那敦厚字体，孙先生的音容笑貌，栩栩如生浮现眼前。

在那些民国时代上海出版的报刊上，我看到了宏大叙事，比如救国的硝烟，热血青年上街抗议的声浪。也有市井老墙下，鸡飞狗跳油烟滚滚热气腾腾的生活，在文字里被描述得活灵活现：某条马路上昨天出现劫匪，鸡瘟来袭，乡下老王用上枪打死一头伤人的野猪，一对鸽子为亡人守灵……还有名目繁多的广告：置业声明，布匹、咖啡厅、麻风药丸、航空机票、齿科，电影预告。在一本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杂志上，还有一对新女人醒目的婚庆广告，新郎姓马，新娘姓朱，竖排的繁体字，千里姻缘，天作之合，施先生、许先生、黄先生、姚先生同贺，想来是这

我在城里的忘年交郑先生，是一个收藏旧书旧报的人。郑先生在城里先后搬了几次家，